



夷梦◎著

我在051的诡秘十年

FILE X 研究档案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X 档案研究所

夷梦

新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X 档案研究所 / 夷梦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133-0420-7

I. ①X… II. ①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8090 号

X 档案研究所

夷梦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660×960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20-7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司阴黑猫.....	4
杀戮之棺.....	8
史前遗骸.....	15
魔之右手.....	24
噬人鬼楼.....	34
双生相杀.....	45
地狱老师.....	53
灵偶游戏.....	61
濒死体验.....	70
巨蛇之宅.....	79
妖魔之子.....	86
诡异新年.....	93
行尸走肉.....	98
炼丹古鼎.....	107
深山蛊苗.....	120
鬼村惊魂.....	130
百年怨侣.....	139

司阴黑猫

白小舟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，那个时候她还很小，住在外公那座位于大山深处的老宅子里。她的外公是一个赤足医生，年轻时曾在外行医，后来回到山中独居，以采药为生。每年冬季都会有一个药商上门收药，平日里则时不时有人上门求医，外公不收医药费，他们便会在门外磕头，久而久之，门前被磕出了一个小坑。

每年春节妈妈都会带小舟到外公家小住，不知为何父亲从没有进过山。那一年，大雪盈门，她百无聊赖，跑进库房，将祭祖用的金箔纸剪成簪钗的形状。她的手工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，学校校庆展览上她做的折纸人偶还得到了校长的青睐，并荣获了一等奖。

窗外的雪越来越大了，灯光暗淡，被风吹动，悬在头顶上般电灯摇晃不休。当黑暗笼罩群山，她听到了极轻的敲门声。

白小舟以为是妈妈来叫她吃饭，打开门，却看见了一个陌生人。

她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模样，只知道是个女人，那女人很亲切，给了她一块糕饼吃。那块糕饼是小舟一生中所吃过的最好的美味。

女人问她还想不想吃糕饼，她当然说想吃。女人说，如果她用金箔做一整套簪钗首饰，她就送给她更多糕饼。小舟答应了，女人说好三天后来取，并嘱咐她不要告诉任何人。

女人在大雪中远去，白小舟偷偷打开房门，看到门外厚厚的积雪上没有任何足迹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外公问她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她保守了秘密。一入夜，她就跑进仓库里剪纸，直到三天后的午夜，全套首饰已经做成，窗外人影摇动，熟悉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

这次她没有开门，门自己悄无声息地开了。女人就这么伫立在门外，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
她对首饰很满意，将一整盒糕饼送给白小舟，并抚摸着白小舟的头说：“小姑娘真可爱啊！手艺也好，不如跟我走吧，回去给小姐做陪嫁丫头，一辈子给小姐做首饰。”

那女人的手冰冷入骨，白小舟打了个哆嗦。那个时候，她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她想要逃，但她的身体却不听使唤，被那女人牵着，缓缓走出门去。

小舟回过头去，看见另一个自己正躺在仓库的地上，好像睡着了。

“她不能跟你走。”外公洪亮的声音传来，女人似乎害怕了，说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果然还是没办法啊。”

说完，小舟就醒了，外公将睡在仓库里的她抱起来，走向祖屋，药香霎时间将她包围，她觉得很暖和也很安全，很快就睡过去了。她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后，外公告诉她，她只是做了个梦。

那天晚上，半夜十二点的时候，她听到山里隐隐有吹唢呐的声音，便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凑到窗边，看见遥远的山峰之间似乎有红光闪烁，欢快的乐曲在空中回荡不休。

这时有一只手伸过来，轻轻抚在她的肩膀上，她回过头，看见外公慈爱的脸。

“外公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是山魑嫁女。”

“山魑是什么？”

“以后你就会知道的。现在你只需要记住，你只是做了一个梦。”

这场梦，是白小舟童年时期最难忘的梦境。

她十五岁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天见到妈妈在屋里哭，说外公云游四海去了，那个时候，她就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外公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竟然一点儿也不悲伤，反而很高兴，觉得外公只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

她满十六岁的那天，妈妈交给她半本残卷，那是外公年轻时候行走天下所留下的笔记，里面记载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。白小舟不喜欢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将笔记用红布包好，珍藏在衣柜里。

一晃一年过去，高考结束。天气炎热，白小舟躺在家里，吹着空调吃着薯片，一边养膘一边看电视。

忽然听见“砰”的一声，她吓了一跳，回过头去看了看那堵墙。

难道隔壁那个女的又开始发疯了？

白小舟的父亲在国外工作，母亲在她高考结束后也移民了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国内生活，每个月按时寄来生活费供她度日。自从母亲离开后，隔壁就搬来一个年轻女人，看不出年纪，打扮得很非主流，浓浓的黑色眼影，每次看到她都以为是贞子来了。这个女人很喜欢开 Party，经常会带些奇怪的男人回来，一直闹到半宿，楼上楼下投诉过她很多次也不管用。

白小舟没有往心里去，继续看电视，没过多久，隔壁猛然传来一声惨叫，她悚然一惊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

她打开门，将头伸出去，空旷的走廊上安安静静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“喂，你没事吧？”她敲了敲对方的门，凑到猫眼儿上往里看，还是什么都看不到；又敲了几下门，依然没人回应。她皱了皱眉，算了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

回到自己家，她往沙发上一躺，拿起薯片继续养膘，肥皂剧甚为无聊，她看得昏昏欲睡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听到门边有些窸窣的声音，她揉了揉眼睛：“谁？”

门外响起一声猫叫，她忽然想起，隔壁的女人养了一只通体全黑的大猫。

她打开门，那只猫坐在门口，一双明黄色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她。她弯下身子去摸它的头，它竟然让她摸，她有些诧异，平时这只黑猫总是喜欢在阴暗的地方冷冷地看着她，一旦她走近，它就会逃之夭夭。

“你主人是不是出事了？”白小舟将它抱起来，轻抚其头，黑猫“喵呜”一声，从她怀中跳下去，跑到非主流女人的门外；门悄无声息地开了。

黑猫喵喵叫了两声，似乎在叫她过去，她忽然觉得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，就像多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。她想要转身逃回屋去，却像是被那双眼睛吸引住了，浑身僵硬，动弹不得。

她发现自己的脚开始动了，一步一步，走向那间房。有光从屋里射出来，一道人形影子折射在地上，它缓缓站起，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恐惧。

白小舟心里默念：“不，不要，外公，救我，救我。”

她离那扇门越来越近，胸口一片冰凉，黑猫明黄色的眼睛闪烁着令人胆寒的光，屋子里传来粗重的呼吸声，伴着她的心跳，一下一下如同擂鼓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”恐惧将白小舟死死地包裹住，她惨叫一声，一脚踢在黑猫身上，转身就跑。黑猫似乎很惊讶，一跃而起，尖叫着扑向她，她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她压在地上，把她往那屋子里拖。

这个时候，头顶有道冷风扫过，那股力量仿佛一下子消失了，只见黑猫额头上插着一支铅笔，正在地上不断地翻滚惨叫。

“还等什么？快跑！”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响起，她也来不及细看，转身跑进自己的家去，死死地关上门。

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安静了，只有电视机里还在播放着节目。她满肚子好奇，却不敢从猫眼里偷看，跑进卧室，钻进被窝瑟瑟发抖。

倦意如同梦魇一般袭来，睡眼朦胧中，她仿佛看到外公轻轻抚摸自己的头，温柔地问：“小舟，为什么不看我给你的笔记？”

“我……不想看，从小我就觉得，外公的世界，是我不能理解的。”

“傻孩子，有些事是你想逃也逃不掉的。”外公的嗓音轻柔，暗含一丝悲伤，“谁叫你是我的外孙女呢。”

蓦然惊醒，她听到走廊上嘈杂的人声，凑到猫眼儿上一看，走廊里站满了人，全是街坊四邻。她鼓起勇气打开门，看见不少警察从旁边屋子里进进出出，她连忙拉住一个中年妇女。

“阿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那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死了。”中年妇女有些激动又有些害怕，“跟她养的猫一起死在家里，那只猫头上还插着一支红铅笔，真是惨啊。”

白小舟一惊：“她是被杀的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听说死得很奇怪。”中年妇女压低声音，“她家的水龙头没关好，水浸下去把楼下淹了。物业的人来敲门，没人应，就打开了，谁知道她竟然死在屋里。而且全身皱巴巴的，要不是那一身吓人的打扮，都没人认得出来是她。”

正说着，尸体被抬了出来，身上盖着白布。经过白小舟面前时，尸体的手滑了下来，白小舟轻轻地吸了口气，那只手干瘪发皱，就像一具木乃伊。

她迅速回到屋里，打开柜子，找出外公留下的笔记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书皮翻开。里面全是外公的日记，外公俊秀的蝇头小楷甚为赏心悦目。

公元 1917 年 星期五 晴

此次进沪访友，路过北东村，见一抱猫老妇，猫通身全黑，双目明黄，恐已通灵。时正值修建铁路，征房征地，老妇不肯出屋，村人将其强行拖出，黑猫立死，老妇亲手埋葬黑猫，亦归天，其身迅速破败，如同人腊（中国古时称木乃伊为人腊）。老妇屋中寻获一红纸，上书某某氏嫁入某某宅，落款为嘉庆元年，距今已一百二十载。余观其屋风水，处一阵中，堂屋为阵眼，黑猫司阴，坐镇眼则鬼差不能入内摄魂，今屋毁阵亡，则主仆皆死。

白小舟“啪”的一声关上笔记，心中疑云重重。若隔壁那女人也是如此，但屋子没有被毁，为什么会死呢？是因为猫死了吗？猫为什么要让她去女人家？昨晚那个男声，又是谁？

她吞了口唾沫，再次看着手里的笔记。

公元 1917 年外公就已能去上海访友，他究竟活了多久？

公寓楼底。来来去去的人流中，一个颀长的身影立起良久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：“喂，老师，这里有人……嗯，没错，一个很特别的人……明白了。”

他抬起头，嘴角上勾：“总有再见面的那天。”

隔壁的女人死后，平静了一个多月，白小舟收到了凝华学园的入学通知书。

凝华学园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学校，占地数千亩，从幼儿园到大学无所不包，有全国最好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，是很多人挤破了头也想进的高等学府，从这里毕业的学生，没有找到好工作的。

白小舟长长地松了口气，重重地倒在沙发上，陷进柔软的沙发里。

终于考上了，她在沙发上打滚，考上了考上了，终于跟妈妈有个交代了。

她迫不及待想要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远在异国的父母，拨通了电话，却一直没人接，她有些奇怪地看了看话筒，难道妈妈不在家？她又打爸爸公司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人，声音很甜：“请问您找谁？”

“我父亲白修谨……白芝国在吗？”她爸爸名修谨，字芝国，以前听他说过，他在公司喜欢用芝国这个名字。

“白总去南非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一个月之后。”

白小舟有些失望地挂了电话，还是晚会再打吧。

夜深之后她再打家里的电话，依然无人接听，她站在玄关旁，望着电话出神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有种不可言说的不祥预感。

为什么她打了这么多电话，总是联系不上母亲？

母亲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

杀戮之棺

转眼到了该开学的时候，白小舟挤上公交，好不容易抢了个座位，靠着靠背昏昏欲睡。睡着睡着忽然听到孩子的哭声，然后是女人的骂声，她睁开眼，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手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，小孩正在啼哭，妇女正数落一个大学生。听她的口气，像是那个大学生一上车就摸小孩的头，把小孩给摸哭了。妇女骂他变态、恋童癖，那个大学生低着头，小心地陪着不是。

白小舟仔细看那个大学生的脸，长得极丑，满脸痘痘不用说了，鼻子还是歪的，额头上的皱纹皱得像个老头。怪不得那小孩会哭，八成是被他吓哭的。

也许是怕了那个中年妇女，也许是受不了满车人的白眼，车一停那个大学生就下车了。白小舟从车窗看出去，发现他身上竟然缠着一团黑气，他的手半举，倒像是抓着那团黑气似的。

她狠狠地闭了闭眼睛，再看时大学生已经不见了。

是看错了吧？

公交车缓缓地停在凝华学园后校门前，她一下车就看见校门前围着一圈人，正在指指点点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她挤过去，踮起脚尖往里张望。离后校门最近的一块空地正在施工，很多工人站在挖出的地基旁边，脸上有恐惧，也有好奇。

白小舟问身边一个女生：“学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这里建教学楼，挖出一口棺材。”

“棺材？”白小舟吃了一惊，不过仔细想来，C市也算历史名城，挖出个古墓什么的来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。

“那棺材不寻常。”学姐继续说，“那是一口大箱子。”

“不是棺材吗？怎么又成了箱子？”

“那就是一口箱子，上面还雕刻着什么画。这里既没有墓穴又没有墓碑，刚出土的时候还以为是藏着什么奇珍异宝呢，哪知道打开一看，却是尸体。还不止一具，是好几具。听说箱子里有格子，每一个格子里躺着两具尸体，有老有少，都像活着似的，真吓人。”

这倒是有意思了。白小舟心想，棺材见得多了，还没见过这样的棺材。C市以前是巴人聚居地，难不成这是巴人的丧葬习俗？

“那箱子是什么年代的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啊，我又不是历史系的。不过啊，我看那箱子雕工不错，埋得又那么深，估计得是一千年前的东西了吧。”

她正说得欢，几个老教授模样的人就匆匆赶了过来。学姐兴奋地说：“历史系的方教授到了，估计很快就能知道这箱子是什么朝代的。”

“方教授？”

“你是新生吧。”学姐斜了她一眼，“方教授可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，在古代巴人研究方面没有人比得上他。”

白小舟哦了一声，看见那个满头白发，穿着一件老旧白衬衫的教授下了地坑。她想要看看箱子，拼命地挤进重重包围，看到那箱子的时候，她愣了一下。

箱子上面罩着一团黑雾，那黑雾是从里面尸体的口鼻里涌出来的，如同乌云，流动起伏不定。

她再次狠狠地闭了闭眼，睁开时哪里有什么黑雾，她不由得有些担心，难道是自己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，别是白内障吧。

方教授走到棺材旁，往里看了看，旁边的另一位教授道：“方老，您能看出点儿什么不？”方教授没有反应。

那位教授以为他在思考，就没再开口，可是过了好几分钟方教授还是伸着脑袋一动不动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轻轻推了他一下：“方老，您没事吧？”

方教授忽然大叫一声，仰面摔倒在地。周围的人吓得连忙上去扶：“方老，您没事吧？方老！”

方教授死死盯着天空，手举起来，指着不知名的虚空，忽然大喊：“一百个甲子，庚寅年至，大凶、大凶啊！”

众人不明所以：“方老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快走，快走！”方教授双手在空中乱挥，“癸酉年庚申月壬辰日生者，必死，必死！”说罢，双眼一翻，不省人事。

“喂，听说了吗？方教授死了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哪里是死了，听说他是中邪了，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呢。”

“那咱们要不要去看看他啊，他是我们的导师呢。”

“我也想去，可惜有警察守着，不许人探望呢。”

“唉……方教授那么德高望重，恐怕再也找不出比他品格更高尚的人了。那个棺材真可怕，你说咱们学校会不会闹鬼啊。”

“谁知道。不过，咱们学校出的怪事，还少吗？”

白小舟喝下碗里剩余的豆浆，打了个饱嗝。凝华学园挖出棺材的消息在短短几天之内已经不胫而走，闹得整个学园沸沸扬扬，人人自危。

“听说方教授中邪之前还说了几句话。”那两个女生还在八卦。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说什么什么必死。”

“你这人说话怎么说半截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必死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。有人在学校的贴吧里发帖子了，你自己看呗。”

白小舟忽然想起方教授最后所说的那句话来，“癸酉年庚申月壬辰日生者，必死”，是说在这天出生的人要死？她从包里翻出纸笔，凭着记忆写下来，正打算从手机里查究竟是哪一天，一只手从身后悄无声息地伸了过来，轻轻按在她的肩膀上。

“曹妙晴，别玩啦，你还在五步之外我就知道是你了。”

一个年轻女孩笑嘻嘻地坐到她对面：“小舟，加入我们社团吧。”

“谢了，没兴趣。”

这个曹妙晴是白小舟的室友，热情得有些过了头，才几天就和小舟混熟了，想要拉她进动漫社，谁知白小舟油盐不进，颇费了她些心思。

“就进来试试嘛，说不定你很快就会有兴趣的。”

“我真的没兴趣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白小舟无奈地作哀求状。曹妙晴吸了口气，正要施展她的游说大法，忽然听到一声尖叫，白小舟悚然一惊，回过头去，看见一个女孩用吃饭的叉子刺进对面另一个女孩的眼睛，被刺的女孩在地上痛得不断地打滚，刺人的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，浑身瑟瑟发抖。

“快，快叫救护车！”周围的学生围上去，一边急救一边怒斥那女孩，“你疯了吗？”

女孩满脸恐惧，愣了几秒，忽然发狂似的乱踢乱打，好几个男生冲过去，竟然一时间无法制止她，倒被她狠狠踢了几脚。一个男生抓住她的肩膀，她张嘴就咬，男生痛得大喊一声，抓着自己受伤的手，愤怒地说：“疯了，这个女人真的疯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颀长的身影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上去抱住她的头，往她后脑勺狠狠一拍，女生像被抽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子瘫软在地。

白小舟跑过去扶起那个女孩，正想说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女孩的身子突然迅速灰败下去，顷刻之间便发出极其熏人的尸臭味，肌肤上也布满了尸斑。白小舟吓得脸色都变了，后退了好几步。

一时间，食堂里刺耳的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一个男生指着尸体惊恐地说：“死人，她是死人，以她的腐烂程度，她至少死了一个星期以上了。”

尖叫声更大了，白小舟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，脸色剧变。

一个星期之前，不正好是棺材出土的日子吗？

她鼓足了勇气，往前走几步去仔细看女尸的脸，女尸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开，露出一抹猩红。

朱砂？之前她额前并没有朱砂啊，什么时候抹上去的？

难道……是那个男生？

她环视四周，猛然间看见一个人，并不是那个男生，而是一个脸色苍白、眼圈乌黑的干瘦老头。

她吸了口气，狠狠地闭了闭眼再看，老头已经不见了。

她听到自己胸膛中擂鼓般的心跳声，她清楚地记得，那个干瘦老头，分明就是棺材里的尸体之一！

不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幻觉。

众人作鸟兽散，却又不愿意走远，带着猎奇的心理围在食堂外面看热闹。白小舟也跟着往外退，往女尸身上再看了一眼，发现她的身份证掉出来了，上面有她的出生年月。

1993年9月8日。

白小舟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，差点儿站不稳。

她也生于1993年9月8日！

是巧合吗？那也巧合得未免太过分了吧？

她蓦然记起方教授所说的日期，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查询万年历，当她翻到9月8日那一天的时候，她的脸色变了。

1993年9月8日，正是癸酉年庚申月壬辰日！

方教授没有说谎，这天生的人已经死了一个了，下一个会是她吗？

警笛由远及近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转眼之间食堂四周就拉起了警戒线，几个警察进进出出，勘查现场。

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另一辆车驶来，车身全白，上面漆了三个英文字母：FRL。

FRL？那是什么？

车门“轰”的一声开了，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走了下来。他留着平头，面孔刚毅，T恤下的肌肉隆起。白小舟觉得他身上缠绕着一股正气，周围弥漫的不祥气息仿佛被驱散了，令人心安。

“司马，你总算来了。”一个警察迎出来，压低声音道，“这次的案子很棘手，恐怕又要劳烦你们了。”

“真可怕。”曹妙晴皱着眉头说，“我看刚才那个女孩跟方教授一样，都是中邪了。”说完，她忽然咧着嘴，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。白小舟吓了一跳：“妙晴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？我能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曹妙晴诧异地看着她：“我没笑啊，你听错了吧？”

白小舟深吸了口气，难道又是幻觉？不祥的力量已经弥漫到她的头顶了吗？

“小舟，你的脸色好难看。”曹妙晴挽住她的胳膊，“我看你才有事呢。是不是被吓着了？走，我扶你回去歇着。”

白小舟微微颌首，走了几步又回头去望着这座已成地狱的食堂。

难道，真的是那些尸体在作祟吗？

白小舟不记得自己睡了多久，她一直在做梦，梦境混乱不堪，转眼就忘得干干净净，只是耳边仿佛不停地响起外公的话：谁叫你是我的外孙女呢？

不知为什么，白小舟回忆起当年的那句话和外公说这句话时的神情，总觉得话里有话，而且外公一脸羞愧，都不敢看她。

但她并没有深想，外公有太多的秘密，多得足够带进坟墓。有时候她在想，也许外公过世，会有很多人高兴吧，因为他们有秘密握在外公的手里，现在秘密永远成了秘密。

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寝室里没人，曹妙晴给她留了纸条和一个蛋糕，让她充饥。她没有碰蛋糕，而是打开自己的柜子，将那本用红绸子仔细包好的笔记取出来，一页页翻看。

越看白小舟越觉得这像是一本民国版的《子不语》，甚至比《子不语》里的故事更加离奇。外公的文学造诣很高，每一个故事都不过几百字，却能够写得生动诱人，她忍不住想要一口气读完。

眨眼之间已经读了不少，白小舟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钟，都晚上十一点多了，都睡了一天了，现在也睡不着，准备继续看笔记，争取今晚看完。

笔记本的纸张很薄，已经发黄却很坚韧没有一点儿毛边。她翻了翻最后一页，竟然有两百多页，这还只是残卷，不知道整本有多少故事，另外半本又记载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
她打了个哈欠，又翻过一页，发现里面记载了一个遇仙的故事。一九二二年的冬天，外公一个人进山采药，本来事先算好了时辰，不料半途忽然大雪漫天，将外公困在山中。外公知道这是自己的劫数，只得裹紧了棉衣，在山中寻找可以避风寒的山洞或者猎人的小屋。但大雪几乎遮蔽了天日，他走了整整一天，最后倒在雪地中。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，却悠悠醒转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山涧小屋中，屋正中的炉灶中燃着篝火，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正在拨弄柴枝。他觉得那年轻人面相奇俊，不似凡人，便问他的身世。他自然不肯说，只说和他有缘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大雪下了整整半个月，他就在小屋中和那年轻人住了半个月。年轻人沉默寡言，喜欢把玩一把锋利的匕首。这半个月中，二人谈天说地，纵论古今，不亦快哉。某天外公醒来，发现天晴了，那年轻人也不见了，他走出屋去，发现这座小屋就在自己迷失的那条小路的不远处，这短短的数百步，他竟然在雪中走了整整一天。

雪后的大山静谧美丽，仿若创世之初那般空白宁静，那个时候他就知道，自己和那年轻人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

白小舟被这个故事所感染，正觉鼻头有些酸，忽然听见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跑步声，门“砰”的一下开了，曹妙晴脸色惨白地冲进来，双目呆滞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忽然哇哇地大哭起来。

白小舟连忙过去安慰她，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她哭了好大阵，才回过神来，抓住白小舟的手，指甲几乎抠进她的肉里：“小舟，死……死人了，死人了啊！”

她的表情就像被恶鬼附身了一般，白小舟吞了口唾沫，握住她的手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曹妙晴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曹妙晴参加了学校的动漫社团，这天晚上社团开会，商讨C市在动漫节参加表演的事情。曹妙晴一进社团活动室就觉得不对劲，灯光比之往日出奇的暗，空气也很浑浊，刚开始她没有在意，后来会议开始了，她坐在最后面，偶然发现角落里还坐了一个人。

那个人她认识，也是动漫社的会员，叫蒋金楠，他平时很热心，每次活动都会很认真地参与。今天他却一反常态，低垂着头，看不清脸色，但他身体四周却好像比其他地方暗似的。

她凑过去，碰了碰他的胳膊：“喂，你没事吧？不舒服就不要来嘛，回寝室去休息。”

蒋金楠没动静。

曹妙晴不死心，又碰了他一下，却蓦然看见他长袖子下露出的半块紫红色的斑。曹妙晴的爸爸是法医，她小时候曾在爸爸的办公室看过尸体，蒋金楠身上的斑，很像是……

尸斑。

她有些害怕，往旁边退了退，偷偷往蒋金楠身上瞧，蒋金楠一直一动不动，就像……她不敢想下去，心里笼罩的乌云越积越厚。

会开完了，众人散去，曹妙晴也匆匆离开了活动室。走到一半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忘了拿，虽然很害怕，但那手机是新买的，她很喜欢，只得咬了咬牙往回走。推开活动室的门，蒋金楠还坐在角落里。社长似乎发现了他的异常，见他屡叫不应，便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曹妙晴有种想要阻止他的冲动。

事实证明，她的冲动是正确的，只可惜她没能付诸实施。

蒋金楠这次有了反应，缓缓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眼神时，社长觉得心都凉了。

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神啊，愤怒、恐惧、仇恨，仿若决堤的河流，从那双眼睛里冲出来，要将他淹没。他转身想逃，但为时已晚，蒋金楠失声大喊：“为什么要缠着我？为什么？”说完，从桌下掏出一把美工刀，朝社长刺过去。

曹妙晴吓得六神无主，转身就逃，就这么一路奔回寝室。

白小舟惊道：“你就这么跑了？”

“我，我害怕，我……”曹妙晴已经语无伦次，白小舟咬了咬下唇，从她包里掏出手机递给她：“妙晴，你听我说，现在你赶快报警，我去社团活动室看看。”

曹妙晴一把抓住她的手：“别去，小舟，他会杀了你的！”

“别担心，我有分寸的。”白小舟将水果刀偷偷藏进袖子里，“记住，一定要赶快报警。”

社团活动室离寝室并不远，在一栋老旧的建筑里，白小舟走进，头顶的灯光黯淡，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她握紧了袖子里的刀，小心翼翼地走向长廊尽头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银铃般的笑声不知从何处传来，她悚然一惊，慌忙回头，走廊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。

又是幻听？

“咯咯咯……”这次她听得更清楚了，笑声就在脚下，她一低头，赫然看见一张苍白得宛如僵尸的脸，小孩的脸。

那张脸，来自那具诡异的棺材。

“啊——”她失声尖叫，一双手忽然伸过来，捂住了她的嘴。她张嘴就咬，只听后面那人低呼：“痛死我了！快给我住口！”

水果刀从白小舟的袖中滑出，她猛地转身，将刀架在那人的脖子上：“谁？”

“喂喂，别动刀子，这可是凶器！”灯光打在那人的脸上，那是一张英俊的脸，但表情夸张，目光不正，一看就知道是吊儿郎当，贪财好色。

“你是人还是鬼？”白小舟害怕得手都在抖，却还硬撑着问。那人笑嘻嘻地退开一步：“我当然是人啊，你什么时候见过像我这么帅的鬼？”

“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你又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白小舟愣住，顿了顿，说：“我听说这里出事了。”

“正好，我也‘听说’这里出事了。”那人说，“不如一起去看看？”

白小舟将刀收起来，但还是对这个奇怪的少年心怀戒备。少年却热情地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瞿思齐，你直接叫我思齐就行，亲切。你叫什么？”

白小舟想起小时候外公说过，不要轻易对陌生人说起自己的名字，特别是“奇怪”的陌生人，就随口胡诌了一个名字：“我叫陈雪。”

“陈雪，不如这样，你留在这里报警，我过去看看。如果有什么危险，我喊一声，你马上就跑。”

“我已经叫人报警了。”白小舟说，“我要跟你一起去。”

瞿思齐耸了耸肩：“随你，不过要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最好不要晕过去。”

“谢谢关心，我胆子没那么小。”

“女中豪杰！”瞿思齐竖起大拇指，两人来到社团活动室门前，房门虚掩，有阴暗的光从门缝里溢出来，在走廊的木质地板上留下一条窄窄的缝儿。

瞿思齐将她挡在身后，推开了门，然后，她看到了足以变成噩梦纠缠自己整整一个星期的场面。

屋子里到处都是飞溅的血液，社长倒在血泊之中，伤口就像一条条蜈蚣爬在他的身上。锋利的美工刀插在他的心脏上，而握着刀柄的是一具木乃伊般的尸体，就跪在尸体旁，面目扭曲，五官变形，就像从地狱中爬出来的恶鬼。

那一瞬间，白小舟如坠地狱。

瞿思齐熟练地掏出鞋套戴上，侧过脸对她说：“怎么警察还没来，再打电话报一次案，号码打 0230，找司马警官。”

白小舟拿出手机，拨通之后用颤抖的语音报了案，刚挂掉电话，却蓦然间愣住了。

她缓缓走进屋去，瞿思齐急道：“你怎么进来了？快出去，别破坏现场！”

白小舟俯下身，目光落在干尸的手臂上。

那是一个咬痕，人类的咬痕。

“是他！竟然是他！”

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“今天上午食堂的事情听说了吧，这个男生——蒋金楠也在现场，他还帮忙按住那个发疯的女生，不过——”她抬起头，觉得好冷，冷得直发抖，“他被那女生咬了一口。”

警察在十分钟内赶到，里面就有那辆车体上有 FRL 字样的车。白小舟坐在走廊的长条木椅上，看着面前忙忙碌碌的警察，有一种身在梦中的感觉。瞿思齐和那个姓司马的警察似乎颇熟，一直在向他讲述经过。

“司马大哥，我说的就是这位。”瞿思齐指着白小舟说，“她和我一起发现了尸体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司马问。

白小舟迟疑了一下：“我叫白小舟。”

“你不是说你叫陈雪吗？”瞿思齐表示不满。

“别打岔。”司马一挥手，“深更半夜的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听说这里出了事，所以来看看。”

司马挑了挑眉角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今晚动漫社开会，散会之后我的室友回来拿东西，看见蒋金楠扑向社长。她很害怕，跑回了寝室，我已经让她报了警，然后先来看看。”

司马皱眉，问旁边的警察：“之前接到过报警吗？”

警察摇头。

“你就不怕吗？”

白小舟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，只是一时冲动就来了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很后怕。

司马见她不说话，侧过脸对瞿思齐说：“你送她回去，顺便帮我问问她的室友，让她过来一趟。”

“好。”瞿思齐笑嘻嘻地对白小舟说，“吓着了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白小舟瞥了他一眼，这里都死了人，他还没心没肺地笑。

两人从楼里出来，夜色凄冷，白小舟抬头望了望，今夜的月颜色泛红，记得外公说过，

红月是不祥之兆，一旦出现，必有大灾。

“喂，你究竟是真的不怕，还是比别人要迟钝？”瞿思齐问。

白小舟回过头去瞪了他一眼：“你才迟钝呢，我只是胆子比一般人大而已。”

“那就好，今晚不用失眠。”他笑道。

白小舟愤怒地喝问：“人死了，就这么好笑吗？”

“不笑难道我要哭吗？”瞿思齐的笑容里有些无奈，“你没看电视里说嘛，查案的时候不能带着私人感情，否则只会误事。”

“查案？”白小舟问，“你是警察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本校中文系大二的。”顿了顿，连忙补充，“我算是个……协警吧。”

白小舟怀疑地看了看他，警局为什么会找个学生当协警？警察局长疯了吧？

说着话就到了召南园的女生宿舍，瞿思齐一本正经地拿出协警证给宿管大妈看，宿管大妈的反应和白小舟一样，不过还是让他进去了。到寝室门外时白小舟觉得有些不对，寝室房门紧闭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听不到一点儿动静。

妙晴吓成那样，肯定不可能睡着，难道她去别的寝室了？

白小舟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她的电话，门内传来悠扬的电话铃声，她吸了口气，一丝凉意沿着她的脊椎如蛇一般爬了上来。

“有钥匙吗？”瞿思齐问。

白小舟将钥匙递给他，他将她拉到身后，打开了门。

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缓缓地，缓缓地，走廊的灯光蔓延进去，白小舟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

但是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

曹妙晴的手机躺在她的床铺上，她没有带走任何东西，屋内也没有搏斗的痕迹。

“也许……”白小舟说，“也许妙晴回家去了。”

“她家里电话多少？”

“她家离学校有两个半小时车程，估计现在还在路上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连她自己都不信。瞿思齐沉默片刻：“今晚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这间寝室她是肯定不敢住了，刚入学又没有认识什么朋友，今晚还真是麻烦。

“‘长寿门’外面有很多旅馆，我去开个房间就行了。”凝华学园有七个大门，每一座门都起了名字，分别是：长寿门、永安门、国风门、小雅门、周颂门、南风门、无邪门。

“还是算了吧，去我寝室住一晚。”

白小舟像看鬼一样看着他，他翻了个白眼：“喂喂，不要想歪好不好？我住在桃蹊园，是别墅，有很多房间，你要不相信我，可以将房门锁死，实在不行，我去不二那里将就住一晚也行啊。”

凝华学园是一座贵族学校，除大学对外招生之外，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只有有钱人才能读得起的。这些有钱人家的小姐少爷们当然住不惯普通的寝室，校方就极力改善居住环境，最夸张的是在桃蹊园内修建了上百栋别墅。据说不是有钱有势、又才华横溢的学生，是进不去的。

人不可貌相，莫非这个瞿思齐还是个富贵子弟？富贵也就罢了，怎么也看得出来他才华横溢啊？走后门进去的吧？

“怎么样？考虑清楚了没？”瞿思齐好心提醒她，“对了，你不会忘了咱们学校过了十二点是要关闭大门的吧？”

白小舟头上浮现一排密密麻麻的黑线。

看来，他的“盛情”，她只得领了。

史前遗骸

白小舟度过了她一生中最……不能算最差，但也得排前几名的夜晚。住进男生的寝室实在令她不自在，好在屋里有插销。这也就罢了，她居然噩梦不断，那具被咬过的干尸像恶咒一般纠缠着她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在她的脑海里浮现，挥之不去。

就这么折腾了一个晚上，清晨好不容易才睡着，却被震耳欲聋的敲门声给吵醒了。

“有事吗？”她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，打开房门。瞿思齐站在门外，脸色有些凝重：“刚刚接到电话，说你的室友没有回家。”

白小舟顿时睡意全无：“其他地方找过了吗？”

“他们找了一晚上。”瞿思齐说，“还看了七座大门外的监控录像，昨晚她并没有出校。”

“妙晴还在学校里？”白小舟担心地皱眉，“她会不会是被人绑架了？”

“我们会尽力找，但这件事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你知不知道，她平时都喜欢去哪里？”

“除了逛街和社团活动之外，她就喜欢去一个地方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图书馆。”

凝华学园内一共有三座图书馆，分别叫“思齐馆”“温故馆”“闻道馆”，馆内藏书无数，有许多善本孤本，通宵开放。两人来到思齐馆门前，白小舟朝房檐下一指：“你看。”

瞿思齐抬头，看到一只监控器，笑道：“太好了，倒省了我们不少事。”直接领着白小舟进了保安室，要求调看录像。

保安用和宿管大妈同样的眼光打量瞿思齐，最后说要请示领导，瞿思齐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，微笑着望着他。打完电话，保安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热情地找出光盘，只可惜将昨晚的录像看完也没有找到妙晴的影子。两人不死心，又来到温故馆，重复了打电话的程序后，两人终于拿到了光碟。

画面在电脑屏幕上快速跳动，白小舟觉得自己都要看睡着了，瞿思齐还万分精神地睁着眼睛，忽然听他大喊一声：“找到了！”

白小舟一激灵，凑过去，果然在画面中看到了妙晴的身影。

时间是昨晚十点三十三分，正是白小舟离开寝室之后没多久。那么晚了，她来图书馆干什么？以她那个时候的状态，根本不可能有心思看书。难道她是觉得害怕，所以来图书馆这个通宵有人的地方过夜？

保安继续快进，一直到录像结束，都没有再看到曹妙晴。

也就是说，她现在还在这栋建筑里！

“有些不对。”瞿思齐说，“警察曾来这里找过，没有找到她。”

“也许她藏在角落里看书，警察没发现？”

也有这种可能，瞿思齐和白小舟从底楼开始找起，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曹妙晴。

“难道她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？”瞿思齐看了看四周，为了保护图书馆里的珍贵书籍，每一扇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网，也没有后门。

“不，她还在这栋图书馆里。”白小舟说，“我能够感觉到，她还在这里。”

瞿思齐侧过脸来看她，这个女孩很特别，她似乎总能感觉到别人感觉不到的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。

白小舟的目光落在一个正往书架上放书的工作人员身上，那个工作人员正在偷偷看她，他连忙将眼睛移开，似乎有些惊慌。

“请问。”白小舟走过去，“今天图书馆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？”

工作人员的眼神飘忽：“没，没有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没有。”他有些不耐烦，“你要看书就看书，不看就出去，别妨碍我工作。”

白小舟的眼睛忽然直了，推开他，从地上捡起一把钥匙：“这是妙晴的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瞿思齐问。

“我确定，这只金属兔子还是我陪她去买的。”白小舟抬起头，“这面书架……昨天似乎不在这个位置。”说罢，冲过去用力推书架，瞿思齐也过来帮忙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书架被缓缓推开，露出后面的墙壁。

那堵墙似乎被人砸碎，又重新砌起，看形状，恰恰够一个体型娇小的人通过。

“不关我事啊。”工作人员连忙澄清，“昨晚本来该我值班，我出去打牌了，今早一来就看见这个，我只是怕人追究才将书架推过来遮住，这真不是我干的啊。”

“去拿把锤子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还是叫警察来吧。”瞿思齐打了个电话，白小舟焦急地说：“来不及了！”转身拿起椅子，朝墙壁狠狠砸去，墙砌得并不牢，似乎做得很匆忙。砖块哗啦一声碎了，她将其他砖块都刨开，赫然看到一张惊恐的脸。

“妙晴！”

惊恐已经凝固在她的脸上，她抓着自己的脖子，干瘪如腊，像阿鼻地狱中拼命挣扎却得不到救赎的死灵。

“妙晴，快醒醒啊！”白小舟觉得脑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，疯了一般摇晃她的身子，就像是要把她从另一个世界拉回来。

“小舟，冷静点儿。”瞿思齐将她拖开，“她已经死了，你如果破坏现场，就很难找到杀她的凶手了。”

“不，我不信，她没有死！”白小舟嘶声力竭地喊，眼泪模糊了眼睛，“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啊！”

“小舟！”瞿思齐大喝，她止住哭声，愣愣地看着他，他抓着她的胳膊，郑重地说，“她已经不在了。”

白小舟想要哭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哭不出来了，胸口像要被撕裂了。她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，目光黯然。

瞿思齐拍了拍她的肩，凑到裂开的墙壁前往里看，看到曹妙晴尸体旁有一小袋水泥，手中还拿着一只砌墙的小铲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白小舟吸了吸鼻子，强打起精神：“你发现什么了？”

“她把自己砌进了墙壁里。”瞿思齐睁大眼睛，“她是自杀。”

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用这种方式自杀。”司马看着尸体和墙，脸色难看得就像刚刚吞下了一只苍蝇。

“我看了录像，她进图书馆之前很惊慌，似乎在躲避谁。”瞿思齐说，“但是除了她，没有其他可疑人物进入图书馆。”

“我会调查昨晚出入图书馆的所有人。尸体我会送去研究所。”司马回过头去看了看白小舟，“她怎么还在这里？”

“是她找到了曹妙晴。这个女孩很特别。”

“有多特别？”